

记忆深处·

温馨的伤疤

刘家栋

我额头上有块伤疤,那是儿时留下的,每当抚摸着它,就引起一段温馨的回忆,就更加思念我的继父。

继父是我生父共太爷的兄弟,生父和婶婶都不幸逝世,为了活命,娘跟他结婚,两个家并成一个家,那年我10岁。我上面有几个哥哥和姐姐,死的死,嫁的嫁,我是两个家唯一的男孩。继父待我如亲生,冬天怕我冷,夏天怕我热,看电影、看戏,总是把我扛在肩头。我也很尊敬他,喊他爹,他到学校看我,我向其他同学介绍:“这是俺爹。”没有丝毫别扭。

我家住在大别山下,一条小河在这儿匆匆地拐了个弯儿,我们的小村就处于山环水绕之中。山清水秀,贫穷落后,由于土少石头多,多数人家吃不饱,孩子们上完小学就到生产队捞工分,而我们家却是例外,不仅没饿着,还能供我上学,因为爹有卷炮的手艺,白天下田,夜晚卷炮。

卷炮非常辛苦,那时农村没有电,不能用机器,炮筒只能一个个用手卷,用一根粗铁丝当芯,将草纸往芯上一叠,再夹在炮凳的两块木板上用力一推,一个炮筒才算卷成,然后,再灌药,锥眼、栽引。夏天蚊虫叮咬,冬天手脚开裂。逢年过节放花炮,“啪”的一响就完了,可就是那一声,卷炮的人不知要付出多少辛苦。卷炮很累,但爹却乐此不疲。花炮能换来粮食,一家人不饿肚子;花炮能变成金钱,供儿子上学。一年四季,山村寂静的黑夜里,总能听到爹那“咔嚓咔嚓”的卷炮声,偶尔还伴随几句小曲。

卷炮技术含量不高,卷炮筒、锥眼、栽引一学就会,但是爹却不让我插手,说那是贱手艺,他说我们家祖辈都不识字,不能再把我耽误了。当我试图卷炮时,他总是把眼一瞪,骂我“没出息”,而当认真读书做作业时,他就喜上眉梢,卷炮声更加欢快,小曲更加悠扬。

考高中前夕,爹对我管得更紧,家务活不让他做,玩一会儿也不行,除了学习还是学习,不到半夜不许睡。在他眼里,绣花针是磨出来的,书本是啃出来的,就像卷炮,工夫不到,炮仗就不响。我当然也很自觉,可以说废寝忘食,但是,老牛也不能总在套上,何况十几岁的孩子,读书累了就想干点别的,为此经常挨爹的骂。那天,终于因“不务正业”招来一顿揍。那天晚上,夜已经深了,爹娘走亲戚还没回来,煤油灯下,数学题解得我头昏脑涨,瞌睡神阵阵袭来,掐大腿也不管用。起身小解,被爹的炮凳绊了一跤,顿时来了主意:何不卷几只炮筒,一来可以换换脑筋,二来可以分担爹的劳苦。卷炮的手艺我也偷偷练过,今天正好派上用场。

于是抓起炮凳咔嚓咔嚓地卷起来,也学着爹的样子哼起了小曲。炮筒越卷越多,小曲越哼越长,我沉浸在美妙的音乐中。不知过了多久,我突然听到有响动,刚刚扭头一根棍子砸下来。爹站在我身后,一手举棍子,一手指着我的额头,满脸通红,青筋暴得老高,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那根棍子是奶奶生前的拐杖,末端镶有铁钉,铁钉砸在脑袋上,血顿时流出来。娘用毛蜡为我捂伤口,怪爹下手太狠,而爹余怒未消,狮子似的咆哮:“你就会心疼儿子!难道你要让他像我这样一辈子捞田沟,一辈子卷炮仗!”吼着吼着,泪水流出来,身子一软,瘫坐在椅子上。

那是爹唯一一次打我,那一棍子打得不轻,额头上留下鸽子蛋大小的一个疤。我对爹害怕起来,干脆搬到学校住,星期天背米背菜才回来。当年,我考上了县高中,临上汽车时,娘嘱咐吃饱穿暖,而爹却点着我的额头说:“小子,那个棍子还在,考不上大学等着哩!”

谁不想考上大学,考上大学就相当于中了状元,跳上了龙门,吃商品粮,光宗耀祖,满门生辉。我满怀信心,爹也充满希望,他扶犁的劲儿更大了,卷炮的小曲更欢快了,甚至庆贺的酒席钱都准备好了。然而美梦难成,当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我也回到家乡的小山村。

这次回来,不再是寒暑假,不再盼望啥时开学,它意味着我永远告别了学校,告别了学生时代,我撕碎破旧的书包,踢开没用的课本,划了根火柴,想把它们付之一炬。爹在我身后默默地注视着,轻轻吹灭了火柴,弯腰捡起课本,安慰我:“兴许还会派上用场,国家总要用人的。”

我一个小小的山里娃何时能走出大山,心里有苦无处诉,面对苍茫的云天,绵延的群山,我只有声声叹息,爹也无奈地摇头。他明显地老了,霜雪飞上头顶,皱纹爬上了额头,咳嗽不停,腰也直不起来。没有了学费负累,他不再卷炮,不再起五更睡半夜,山村的夜晚,再也听不到“咔嚓咔嚓”的炮凳响,再也听不到悠扬的小曲声,没过两年,爹离开了这个世界。临死前,他烧掉了拐杖,递过来一把锄头,握住我的手说:“儿啊,好好种田吧,莫再想当干部,俺老坟没那棵蒿呀。”

我没有好好种田。1977年恢复了高考,我捧着爹保护下来的书本,熬了十几个夜晚,凭着“老三届”扎实的功底,考上了省城财经院校。通知书到达那天,我在爹的坟头长跪不起,放声大哭:“爹啊,儿子为您争了光,您心头高悬的那根棍子也该放下了!”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县建设银行工作,成为爹希望的有出息的人。如今老了、退休了,拥有宽敞的住房、稳定的收入、贤惠的老伴、孝顺的儿女,我常常想起爹,想起那个挨打的夜晚,抚摸额头上的伤疤,我心头充满无限的温馨。



诗品时空·

酒店之歌

汤兴

将军石呵,磅礴,
将军呵,众多!
丰富的红色资源,
无畏的英雄气魄。
啊,中原将军第一乡,
可泣呵可歌!
啊,红色酒店,
你壮丽我大别山春色。

人民呵,奋发,
产业呵,蓬勃!
锦绣多彩田园,
创造着新时代生活。
啊,振兴中的酒店,
是画也是歌!
啊,绿色酒店,
你如朝阳喷薄红红火火。

生活感怀

蔡厚炳

写诗

一枚枚文字钉在纸上
安抚后
又苏醒

朗诵

从心底涌出的情感
喷洒大地
渗入脉络

绘画

几笔潦草
滋养
双眸

书法

方方正正的字
搭在龙背插上凤翅
在人间飞舞

